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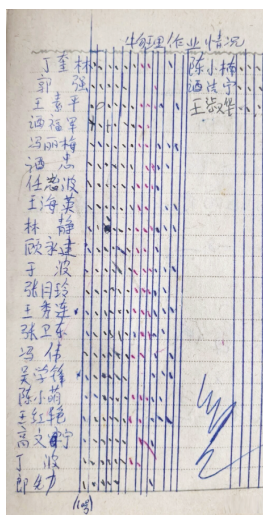


潍坊市红艺校规模不大，条件简陋，但它却承载了一群少男少女的艺术梦想，更凝聚着老师们的赤诚坚守。物资匮乏的岁月里，师生们以满腔热忱冲破条件的桎梏，在简陋的校园里耕耘艺术火种，在城市的舞台上绽放别样光彩。

陋室中排练 师生演出忙



潍坊市红艺校舞蹈班的学生在新华书店门前演出。 五年级物理作业情况记录



教师原为宣传队骨干 授课盯演出常连轴转

红艺校的青年教师个个都是多才多艺的“多面手”，他们既能执鞭三尺讲台育桃李，亦能登台一展风华亮才艺。在执教红艺校之前，这些老师是各级宣传队的骨干队员，常年活跃在文艺宣传舞台上，丰富的演出经验，成为他们被选拔到红艺校任教的重要砝码。韩廷信老师被誉为“潍县第一把板胡”，琴声一响便惊艳四座；陈海军老师的领舞节目，在各级文艺汇演中屡获佳绩；刘萍老师的京剧唱腔高亢明丽，一招一式尽显专业风采。

老师们的一天总是在连轴转中度过。上午，他们是严谨细致的文化课老师、认真负责的班主任，为学生答疑解惑；下午，他们化身专业艺术助教，钻进练功房，陪着学生压腿、练嗓、排练节目，手把手纠正每一个动作、每一句唱腔；夜幕降临，他们又扛起组织演出的重任，带着学生走进工厂、走上街头，从短平快的街头演出，到盛大的舞台演出，每场活动都亲力亲为。

演出前的准备工作最是忙碌。装车运送乐器、服装、道具，仔细清点学生人数；抵达剧场后，卸车、布置后台、为学生化妆补妆、整理演出服装，再将学生按节目组别带到后台候场……一桩桩、一件件，都安排得井井有条。

舞台上，光影交错、色彩斑斓，悠扬的旋律婉转回荡，灵动的舞蹈舒展跳跃，精彩的节目有秩序地轮番登场，令人沉醉不已。而舞台两侧，始终站着默默守候的老师，他们手里攥着节目单，有条不紊地组织着学生们一个个登台亮相。在学校的两年时光里，老师们忙前忙后，竟从未有机会坐在台下，完整地看过一场学生的演出。

演出落幕，老师们的工作却并未结束。他们还要负责跟车送学生回家，学生的家分散在四面八方，郊区、棉纺厂、飞机场、坊子……每一次，老师们都要仔细合理规划路线，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平安到家。送完学生，他们再随车返回学校，将乐器、道具、服装一一卸下整理妥当，整个活动才算告一段落，往往忙到半夜才能休息。即便如此，第二天清晨，老师们又会精神抖擞地站在讲台上，投入到日复一日的教学与排练中，从未有人抱怨。

底子薄弱条件简陋 自制道具借用乐器

红艺校的课程设置为半天文化课、半天专业课，让学生们兼顾文化素养与艺术技能。上午是文化课，低年级学生专注学习语文、数学，高年级则在此基础上增设物理、化学等课程，教学内容与普通学校保持一致。

午后的校园则切换为“艺术模式”，专业课打破年级界限，学生们按专业分班上，舞蹈、器乐、表演、美术、声乐等多个门类同步开展。教学以练带学，在老师的悉心指导下，学生们通过排练曲目、打磨作品，一步步提升专业技艺。

此外，学校还开设“学工学农”劳动课，让学子们在实践中锤炼意志。

建校时间短、底子薄弱、教学条件简陋，是红艺校绕不开的困境。没有装帧精美的课本，老师就亲手油印讲义；缺乏演出经费，大家便四处奔走求助，学生的服装、道具、乐器大多是向工人文化宫、文化馆、歌舞团借来的，部分道具

甚至由老师们亲手制作。提起学校保留节目器乐合奏《火车向着韶山跑》，田华丽老师记忆犹新：木琴琴槌敲击原木琴键，发出清越如金石声响，旋律时而如山间清泉潺潺流淌，时而如列车飞驰轻快灵动，每次演出都赢得满堂喝彩。可这种珍贵的木琴，学校买不起，只好在每次演出前，从文化馆借，老师们每次都要软磨硬泡，央求对方多留几日，好让学生们有时间能多练习。

群策群力热情创作 深入矿井体验生活

纵使条件简陋，师生们的艺术热忱却丝毫未减。他们群策群力，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，排演了高难度的歌剧《刘胡兰》全剧；更自编自创出具有红艺校独特精神风貌的《潍城红哨》等作品，从情节编排、编曲配器到舞蹈动作设计，全部来自红艺校老师的精心设计编排，将艺术创作提升到新高度。器乐合奏、独奏，独舞、群舞，独唱、小合唱、京剧选段……一个个精彩纷呈的节目轮番上演。

在那个文化生活相对贫乏的年代，红艺校的演出滋润着人们的精神世界。学校常组织学生晚间演出，足迹遍布潍坊工人剧院、工人文化宫、部队营房以及潍坊棉纺厂等厂矿企业的礼堂。笛子独奏《扬鞭催马运粮忙》，奏出骏马踏着秋阳碎金疾驰田间的欢腾；舞蹈《草原女民兵》，舞者如骄阳下的格桑花般明艳，踢腿似骏马踏浪、转身若雄鹰掠空；合唱《中国，中国，

鲜红的太阳永不落》，更是唱出了昂扬奋进的时代最强音。演出场场爆满，红艺校的名号也随着悠扬的旋律与灵动的舞步，传遍了潍坊的大街小巷。

学校秉持“体验生活”的理念，组织师生深入工农兵的生产生活一线采风。有一次，学校组织教师到坊子煤矿体验生活。十几个人穿着厚重的矿工服、头顶装有矿灯的柳条帽，腰间挂矿灯充电器、脚蹬高筒水靴，乘着罐笼下井——这口1898年由德国人始建的中国最早机械化竖井，深250米，堪称工业奇迹。罐笼颠簸下降五六分钟，抵达一人多高的采煤层巷道。湿冷潮气裹挟着滴水声，碎石煤渣硌脚，教师们跟着矿工深一脚浅一脚前行。彼时机械化程度不高，矿工们弓身刨煤、铲煤的身影，在昏黄矿灯下格外醒目。

在老师田华丽的记忆中，她和陈海军、刘萍等老师承担推煤任

务：一辆装满了煤的小铁车，他们憋足了劲，弓着腰，攥紧了车把，高一脚低一脚踉跄着将小车通过铁道推到送煤口。铁道坎坷不平，高地时推不动，低地时矿车失控往前跑，裤腿被煤屑蹭得乌黑，手掌被车把硌出了红印，气喘吁吁、满身大汗、衣服都湿透了。矿工师傅笑着对他们说，推煤不但是“力气活”，更是“技术活”，并教了他们一些推煤车要领……

“生活在阳光下真好啊！”田华丽等人走出罐笼，正午阳光与清风驱散煤尘潮热，恍若重生的震撼与对矿工的敬重油然而生。她们本想着将这段体验融入文艺节目：黑暗里那束昏黄的灯光，矿工弓腰铲煤的身影，颠簸奔驰的载煤矿车……融进台词与旋律里，让更多人看见那份深埋地底的艰辛，读懂那份以生命赴使命的奉献。但因为忙于参加市文艺汇演未能如愿，只将这份沉甸甸的敬意留存心底。